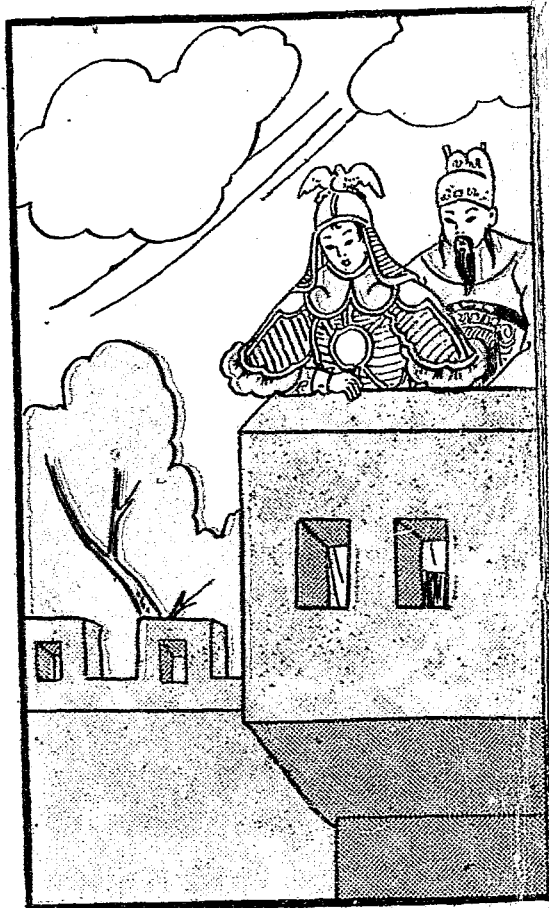


香

妃

新標準故事
王岫孤編著



上海大方書局印行

兄弟書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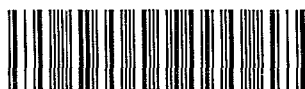
意義稱長
趣味佳永

誠可執小說界之牛耳

敢以奉題

新標準故事林叢刊

黃警頑



3 0538 6193 0

凡 例

一 本書以二十冊合訂爲一叢書，定名爲「新標準故事叢刊」
二 本叢書選取歷代名人之逸事及野史豔跡等爲故事題材，而以哀感頑豔慷慨悲歌爲描寫背景。

三 本書均以最新之小說體裁寫成，文字深刻入微，構意動人情趣。

四 本書執筆者均係海內名家，用筆固屬流利婉轉，而辭句亦簡潔美麗。

五 本書概採取線條木刻插圖，成本鉅大，爲海內出版物所少見。

六 本書初集爲二十冊，嗣後當續漸編排，俾成偉秩。

編 者

序

香妃，所以能流傳於今日，固然是爲着她的香氣，但是我以爲她的香，並不香在她的肉體，而香在她的精神上，她是一個亡國的妃子，在俘虜到京後，竟能掙扎苦鬪於專制淫威之下，至死不屈，而使威鎮四海的乾隆帝束手無策，憑這一點忠貞的氣概，她就可以流香百世而無愧了，我們所景仰的是這一點，而將她編書獻於讀者的，也就爲此。

在目前舊道德已退化到不堪收拾的時代，正需要有一種深刻的刺激，來奮發人心，那末以香妃的精神，來作爲人們的表識，是再恰當也沒有的了。

香妃非但是忠貞，而且是孝義，她爲國盡了忠，她爲親盡

了孝，她更爲夫守着貞，在愛國愛夫之間盡了義，她完全以「忠孝節義」一來作爲自己處世之道，在相形見拙之下，一般置禮教於身後的人們，亦當自愧於心了，雖然，時代的巨輪，不斷地向前推進，一切的一切都追隨着在進展，新的思想，新的意識，早已充滿了每個人的腦際，舊的已漸漸趨於淘汰，然而能夠依禮教來爲人的，究竟還是值得人們的讚頌，所以我願香妃之香，能香遍每人的腦間，而惕勵於自身，則作者的本意也算達到了。

王承運序於楊樹浦

857.7
116

- 1 次 目 妃 香

香 妃 目 次

一	她愛弄戰士的武器.....	一
二	國王爲何要長吁短嘆呢.....	一三
三	她每天在巴望着國王回來.....	二五
四	他倆開始接了個甜蜜的吻.....	三六
五	一眼看到香妃橫在門前.....	四九
六	煙在吳忠的屍身上盤繞了三匝.....	六一
七	我要求你保守我的貞節.....	七三
八	香妃的神志立刻清明了許多.....	八二
九	胸頭就此一起一伏的動了起來.....	九三
一〇	白綾毫不留情的帶去了美人的靈魂.....	一〇四

486200

插圖目次

一	她母親突然的病倒.....	七
二	呀你生氣了嗎.....	一五
三	殺呀衝呀.....	二六
四	那是件怎樣的寶物.....	四一
五	那個賣國賊所說的.....	五五
六	向香妃刺了過去.....	六六
七	也請賜我一死.....	七六
八	找着了它了.....	八四
九	呀又是重回故鄉了.....	一〇〇
一〇	我爲你復仇了.....	一〇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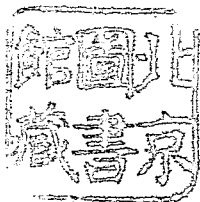
香妃

一 她愛玩戰士的武器

回族部落裏的阿克蘇地方，那裏生長着一位美麗的姑娘；就是和闐沙氏的遺族，沙天香姑娘了。她那蓬鬆的秀髮，時常披散在肩頭；殷紅的朱唇鑲着雪白的貝齒。當她面頰上展現淺淺的笑渦，和斜睨的眼波，使人們陶醉得如癡如癲，魂魄蕩然。

最能迷人的，就是她身上有天賦的一種奇香；非蘭非麝，迷人欲醉。不知有多少的青年，爲此而神昏顛倒，癡心狂想。

當溫柔的春風吹到人間的時候，天香姑娘常躑躅在幽靜的田野間。桃花展開了鮮豔的葩瓣，柳條在輕飄漫舞。翩翩粉蝶，雛鳥飛鳴，雲霞燦爛。在這綠草如茵的田野中，點綴了這樣一個人間仙子，是多麼地富有詩意啊！但是我們的天香姑娘，



會引起她那無名的惆悵。却不是青春時期少女們應有的春愁而是她的一種明禮義，知廉恥，更澈底的瞭解人生之道的理智和抑不住青春的熱情在交關。她須要有人給予她底安慰。但是在一剎那間，她便能用正義的判斷，而將那種慾念克服。她也並不厭惡野景的單調；反之她却是在恨自己的環境是太美麗了。

天香固然是個懦怯的女子，但有超人的思想。她知道歷代祖宗受着異族的壓迫，因此她爲着大好的江山嘆息。她不願意自己的土地給異族蹂躪，她立志去爭回土地完整的自由，她這樣想，簡直忘記了她是個女子。

「天呀！何日能使我們得到自由？」

永遠，永遠，她是沈默的祝禱着。可是她的年齡也就在這樣情形下，年年增加了。她的母親爲她的婚姻問題焦急。浪子們的野心也無時無刻的增進，都要想把她娶回來。

「媽！我不能嫁給那種高談論調，一無實際行爲的書生。」

「傻孩子，這樣美滿的姻緣，你不把它成全，還要等到幾時呢？」

「要是我一輩子達不到願望，我就一輩子不嫁人。」

「你的願望是什麼？金錢嗎？利加達便是財主的兒子。珍珠首飾嗎？阿發司不是一個有名的珠寶商嗎？他們都希望你能嫁給他，而且願意將全部的財產給你掌管，可是你爲什麼都把他們拒絕了呢？」

「我非但不願意與這種人相處，我最痛恨的就是這一種人。他們都是金錢的傀儡——財奴——他們祇知道自己的利益，不知道國家和大衆的利益。」

「孩子！女兒家用不着顧到這些的。一位賢妻良母，只要家務安排得好就是了。」

「但是我並不這樣想，我希望媽能放大眼光。要知道，一個不安寧的國家裏，那裏會產生出美滿的家庭來呢？」

「那末你究竟懷着些什麼心腸啊！好孩子。」

「我要嫁給一個英雄。」

「英雄！」

「是的，一個爲國爲民的英雄！」

「不！孩子。別儘這麼癡想，英雄這兩個字是欺人的。英雄就是惡霸，惡霸也就是英雄。他們都產生在廣闊的沙漠地裏，做着搶劫偷盜的行爲。」她母親說到這裏略爲停頓了一下說：「唉！我又記起來了；三年前我家不是降臨過一位英雄嗎？他能飛崖走壁，他也能鏘壁鑿洞，但是我家的財產，就被他帶走了許多。」

「媽！你想錯了，我所說的英雄，是不屈不撓，爲國民造幸福光明，替大眾謀安寧的英雄啊！」

「我想你是在做夢吧！世界上那裏會有這樣的人呢？」

「但是，我總得等待着這個機會。」

天香與母親，自從這次爭執了一番之後，她母親便不再同她談論婚姻了。天香

姑娘也始終是將這個主見堅持着。

在秋末冬初的時候，使天香感到失望頹廢的心靈中，突然興奮起來。

這是在清高宗——乾隆二十三年。清帝乾隆，因着版圖擴大，對於準噶爾似乎有些難以照顧到，於是產生了一位天香理想中的英雄！他就是卓木布那敦。

布那敦要在黑暗中，去掙扎出一條光明的前路，他決計要為回族部落的人民，作一次正義的自存的鬭爭。趁機組織了一個巴圖爾汗王國。聯合了一般同志，策議國政，取消每年進貢清廷的陋規。以自強自立，愛民如子般的政策，博得全回族人民底擁護。因此布那敦的美名，傳遍了全回族的人民。而天香的豔名，連布那敦也是知曉起來。

「世上會有這樣的一個女人？」

當部將吳忠，第一次把天香的豔名告訴給布那敦知道時，布那敦不相信似地問着。

「是的！那是事實，難道我還會在國王的面前說謊嗎？」

「世界上第一個美人！」

「是的，沙天香是世界上第一個美人，已被回族的大眾所公認了。而且她的身上還有一種天然的異香。」

「那倒沒有什麼，女兒家總是愛拍粉的，倒是難得她那種思想。」

「國王，但是她的香氣，却不是由於粉所造成的；而是一種天然的特殊的奇香，從她的肌膚裏所蒸發出來的。」

「呸！不信有這樣的事情？」

「那末當你和她碰面以後，就能證實我的談話。」

「可是我不能夠任意去強佔民女，來做妃子！」

「這可不必担心，像國王那樣的人，正是求之不得呢。」

「好的！這件事就請你去辦理吧！」



她母親突然病的倒

吳忠是個慣會拍馬討好的小人，自從聽得天香的豔名之後，便一心要想成就國

王的美事，以博得國王的歡心。在布那
敦答應後，立刻親自又向阿克蘇來尋訪
天香的住址了。

西北風發着狂吼。燒遍了孤注殘存
的心靈，突來的襲擊，使天香發生了重
大的驚駭，是她的母親病了。這是吳忠
還沒有到阿克蘇時的遭遇。

像悲風悽雨隱隱地在她碎裂的心田
上吹打着。太陽雖然是光亮如常，明朝
地照遍大地，可是她祇當它是慘淡可悽
的月光；縴着她片片欲斷的肝腸，引起

了她無限的悲哀，她母親突然的病倒，實在使她悲痛到無可如何。

孤雁在天空中哀哀長鳴！嫠婦在墳旁嚎啕痛哭！這繚繞在她耳際的哀音，抖動了她的心弦。死的沉寂，挾着死的景像，綿綿地包圍着她。

「天香！我是不久了。」

「媽！別這樣說，好好地養着，病總是會好的。」

「這恐怕不……什麼我都能放心得下，只是你的婚事，還沒有解決，這事最使我擔心……」

「媽！巴圖爾汗王國已經成立了。他們正在訓練精兵，我深信國家定能在這時候盛了起來，而不少的民族英雄，也一定在這時候不斷地產生，那正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啊。」

「謝天！謝地！我願你成就了這個吧！」

天香的喉音是帶着嗚咽的情調，她一眼盯住她母親的臉上，不覺又淌下兩串似

斷線珍珠般的熱淚。她知道母親的病，沒有生存的希望了。這時候她不再想什麼，唯有對着布那敦國王起敬，她願他能在羣衆之中，訓練出一班雄糾糾的壯士來！而中間有着一位她理想中的夫婦。

她閉合着眼睛默禱似的，突被一陣激烈的聲浪所驚覺！天香睜開眼來向四週一望，正明白自己正守在母親的牀前，母親正嗆咳得萬分利害，但一會兒却又沉寂。街上的更夫正報着三更，她離開了牀前，打開了窗子，探出半個頭去，聽得野犬盡在狂吠，月光被一朵烏雲，掩沒了半邊光芒。

「媽！媽！……」

天香關上了窗，倒了杯茶，再走到床前，低聲地呼着，可是得不到她母親回答，她輕輕地推了推，乍冷的感覺，霎時使她的神經緊張起來！雙手亂抖，她狠命抱住她母親的屍體，嚎啕大哭：

「媽呀！你竟這般的忍心，將我拋棄了嗎……」

「媽呀！你不能再回來了嗎……？」

「媽呀！媽……」

在喪母後的一箇月中，天香的生活是改變了。她愛看兵法的書籍，她也愛玩戰士的武器。鋒利的刀，尖銳的箭，她都會時時玩弄，有時她更會跑到遼遠的市集中去，探聽政訊。她關心祖國的興亡，她曾經羨慕過戰士的生活，但恨自己是個女兒身。

一天的清晨，寒風緊吹，天香這時已經起身了，梳了梳蓬亂的秀髮，整理一下潔淨的服裝，剛想到外面去呼吸些新鮮空氣，突然一陣緊急的敲門聲，把她嚇了一跳！

「是誰？」她走到門口。

「我……我是梅子。」

「吓，梅子姊姊早呀！」

天香打開了門，露出一層薄薄的笑容，迎着站在門前的那位姑娘。

「恭喜！恭喜！我的天香姑娘！」

梅子一腳踏進了門檻，打了個躬。

「唉！有什麼可喜的事啊？」天香懷疑地說。

「吳忠將軍在找你哩！」

「他不是一名大將嗎？」

「是的，爲着國王布那敦的親事，他想找你商量呢。」

天香聽到這，臉頰上飛起兩朵紅雲，含羞答答地低下粉頸，心頭只是勃勃地跳。

她很奇怪很喜悅！純潔的心田裏，和波平浪靜的腦海裏，激起了一種從來未有的感覺和興奮。布那敦，在夢魂中，眷戀過的布那敦國王；在她心田裏悠悠地掣動的布那敦，竟在這個時候，派人來和她談議親事了。

「梅子姊！你別來打趣取笑！」她還是半信半疑地問着。

「誰來騙你，吳忠將軍還候在門前哩，據說他找你已經有十幾天了，直到今天才碰見了我。」梅子說着，正要跑出去招呼吳忠將軍進來，天香却又把她拉住。

「且慢！我這個樣子怎好見他呢！」

「那又怕什麼，反正是他來找你的，又不是你去找他。」

「但是……」

「但是什麼？」

「母親屍骨未寒，我怎可……」

「吓！天香姑娘，你想錯了，你既然時時想着爲國出力，怎能顧到這些微的事，不是早已說過的嗎？先有國而後有家。現在你却會先家而後國了。此番你若答應了進宮，在國王左右，那末你就可以隨時鼓勵他，還不是成全了你的願望？」

「不錯！我只有對不起我的母親了。」

在這樣情形變端之下，天香姑娘一變而成爲香妃了。

二 國王爲何要長吁短嘆呢

青春好似一隻美麗的船兒，情鄉，好像是一片明靜的湖波。只有青年的人們，才配浸浴在溫柔的情鄉裏；美麗的船兒，才配蕩漾在明靜的湖波裏。布那敦國王，自從得到了香妃之後，真使他歡喜得無可形容！無論是白天，或夜裏，他倆總是形影相隨，過着那甜蜜的生活。

「香妃！你這樣的嫵媚，怎可以叫我不愛呢？」

「國王！你不要這樣說，我希望你對於祖國，也能像愛我一樣地去保護它。」

「是的，我的愛，我一定會接受你的感意。」

天香——現在是香妃了——始終是愛着她的祖國，每當國王將抑住在胸頭的慕意，吐露了出來時，她就會這樣柔和地勗勵着。在幾年中，他倆是相親相愛的過着

恩愛生活。

碧綠清澈的河，靜得看不出一絲波紋，水中鑽出來的那塊小陸地，綠茸茸底滿蓋了牛毛似的水草。幾對浴罷偎立在那上面的睢鳩鳥，吐出了尖銳的幾聲——呱……呱底歡呼。一位嫵娜貞靜的女郎，跟着一位英俊的少年，也就是這裏常臨的遊客。他們老是盤坐在小河的旁邊，親切而又熱烈地倚偎着。一天在傍晚，天際飛上了一層彩霞。

「國王，你瞧！這樣豔的彩霞，正是象徵着來日是個晴朗底天氣。巴圖爾汗王國，有着那樣英俊和勇敢的你來處置國政，努力奮鬥，將來還怕不會變成一個強盛的國家嗎？」

少年撫摸着她的秀髮表示着萬分的感謝。可是突然間一陣狂風掠過了他們的面前，接着烏雲層層密密佈滿了空際，吞蝕了剛才美麗的景緻，顯示着暴風雨將要來臨。使他倆感到莫名的威脅。



呀！你生氣了嗎？

「回去吧！香妃。」布那敦不忍再留戀在這裏了。

「呀！你生氣了嗎？」

「不！香妃，我決不對你生氣，但是這的確是個不吉預兆，可不是烏雲已將彩霞吞蝕了嗎？」

「我深信這並不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事情，固然我們的國家說不定會受到驟霖底打擊，可是只要我們能奮鬥，能努力，光明還是會重臨的，烏雲總有一天支持不住而致消散。」

布那敦國王不再說什麼。於是站了起來，帶着香妃，惆悵地離開了使人添

愁的環境。

風雲在奔馳，雨點在暴擊。香妃掀開了窗簾，向着外面采望，眼見那狼狽的落葉，隨着這瘋狂的風在打旋，過去妍麗的桃花，嫵娜的柳絲，給暴風雨的摧殘，而致憔悴不堪，當時她所懷着的一顆期待而無望的心，立刻感到無限的悲哀和辛酸，在柔弱眼中，不覺又落下幾滴熱淚，慢慢地踱回桌前，又走回到窗前，這樣地來往徘徊。突然她停止了腳，輕輕地喊了一聲：

「蘭兒！……」

「娘娘！有什麼事吩咐？」

蘭兒匆匆地跑了進來，垂着一雙纖嫩的手，那一對靈活的眸子，只是注視着香

妃。

「去預備香燭……」

「那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「你可不必管它。」

「不！我一定要知道這事。若是爲了傷心的事，也好讓我替娘娘分担一些，倘是可慶的事，難道娘娘你不願意讓我來祝賀你嗎？」

「唉！」香妃嘆了一口氣說：「那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啊！當我和國王閒遊在小溪旁談論着；我說他正像顯現在空際的彩霞，預卜着來日是有光明正大的一天，可是突然間，烏雲密佈，風雨齊降，把美麗的光明，在這恐怖的一剎那收斂了。」象徵着我們的祖國，將有不吉的變化。」

「娘娘！那是你神經過敏的思想，我們有着那樣精幹宏才的國王，還怕會遭到甚麼不幸呢？」

「是的，當國王爲此愁慮的時候，我也曾這樣安慰他，可是我的內心裏，始終是疑惑着。蘭兒，你快去準備香燭，我們祇有祈禱上蒼，來給予我們的平安了。」

「好的，準照娘娘的吩咐。」

當蘭兒出去時，香妃深深地嘆了一口氣；

「唉！巴圖爾汗王國，我願你如日月常恆地存在！連不懂事蘭兒也在這樣的希望哩！」

縹緲的香氣，一縷縷地昇上空際，漸漸地飛散，化成了一團薄霧；滿佈了整個的屋子裏。香妃就跪在香案之前，閉上了眼，合着手，默默地祝禱着：

「天哪！巴圖爾汗王國，是在這繚亂的時局下成立了。布那敦國王，日夜地在策劃着，他要爲默罕莫德的信徒得到自由，使回族的人民復興更生，他是那樣的誠懇，那樣地忠心。可是四週圍佈着陷阱，惡魔張着血盆似的大口，要把它吞下去。天哪！你決不會讓歹人存跡在世上吧！你應該提攜勇敢於正義的人，爲自存而鬭爭的人，保佑他們的平安！叨你的光，永遠普照在這巴圖爾汗王國的領土上。」

香妃虔誠地祝禱後，又上了三次淨香，再跑至窗前。落葉還是在打旋，她靠着窗檻，望着安然的天空。一陣心痛，又洒下了兩行酸淚，她到有些支撐不住，慢慢

地把窗簾捲起。風雲加緊着在奔馳，雨點也繼續着暴擊，等待蘭兒將什物收拾妥當時，香妃還是在凝望着天際。

又是仲夏的時節了，氣候是怪昏悶而惱人，天際充塞着愁雲慘霧，實在令人心胸不展。一會兒，窗外降下了傾斜的雨點來，打在樹葉上，發出沙沙的聲響。香妃獨自坐在深宮裏，靠窗的那只藤椅上。週圍除了那雨點滴滴底音韻外，一切都像深夜一般地沉寂，在這息靜而無聊的氛圍中，她的腦海裏，不免重又映上了種種愁苦的思索。

「香妃！……」

布那敦國王，突然在這時衝進香妃的內宮，臉上顯露着驚惶底顏色，似乎發生了什麼值得恐怖的事似的。

「國王！有什麼事？使你這樣受驚！」

香妃站了起來，一面迎接國王，一面關切地追問。

「剛才沙明將軍來報，說是清廷因為我們好幾年沒有進貢了，所以預備在最近期內大舉進剿。」

「沙明的消息，恐怕不會準確的吧？」

「那是確實的，清營要我們投降的信，我已經看過了。」

「唉——國王，你不要中清營的鬼計。」

「香妃！你放心——我決不會中他們的圈套，所以已派霍吉占弟弟去探聽清營的虛實了。」

「真的，自古道：『兵來用將擋，好男兒豈肯受投降。』國王能為民族而掙扎，這正是難得的了。」

「香妃！這次是我和你告別的時候了。」

布那敦，這時的情緒，委實是萬分的繚亂，嘴裏雖是恁般的說，可是心中却在忑地跳個不住，他的視線盯住了香妃底臉龐，只是搖頭嘆息：

「唉！……」

「國王爲何長吁短嘆啊？這正是爲國爭榮，爲民族求生存的時候了。應該高興地狂歡！爲什麼恁般憂慮呢？」

「什麼我都不會留戀，然而祇有一件可愛的寶貝，使我不肯把……她放……棄。」

「一件寶貝！那值得多少呢？無論如何，國家總要比那寶貝，貴重到幾千萬倍哩！」

「我每天很謹慎地把她保護着，不肯離開她一步。我見了她就會高興！我離開了她，便會沮喪，因爲這是無價之寶啊！」

「那末，你將它帶到戰場上去好了。」

「不！帶到戰場上去，刀矛也許會把她損害！」

「你信任我嗎？」

「怎會不信任你呢！」

「那末，這件寶貝就請你交給我。讓我替你保藏起來。」

「這是不能的。」

「那究竟是怎樣的一件寶貝啊？」

「她……就是……」

「就是什麼？」

「就是……你！」

「呀！國王，我害了你啦！」

香妃突然，跪倒在國王的面前，撲住了他的脚，痛哭起來。

「香妃！你不可這樣，你不曾害我啊！」布那敦俯着身，攙住了她的手，要想

把她扶起來。

「國王！我迷糊了你的神志，我使你失去了戰鬥的能力，我造成你種種不安的

心神，我是罪該萬死！國王，我要求你將我殺死！我情願曝屍荒野，不願貽國害民。我既不能流芳百世，也不願遺臭萬年。國王！懇求你成全我的志願，拔出你的劍，將這禍根剷除！」

「唉！香妃，那是我的錯，我不應該爲了兒女私情，而貽誤國家大事。我的愛，請你饒恕我吧！」

布那敦深深地覺悟了，他握住了他的劍在懺悔！

「那是國王的寬宏大量，妃子願以牛馬之力來侍王，請國王吩咐。」

「我不要什麼，我只有一個要求，香妃！你能答應我嗎？」

「我是屬於你的，你要怎樣，我就怎樣，爲夫妻之情，我應當侍奉夫君，爲君民之誼，我更需聽從吩咐。」

「我要求你，讓我吻着你的香，作五分鐘的逗留，這是我最後的一次了。」

「國王，我請求你，讓我瞻仰你那英勇的氣概，讓我慶祝你，此去凱旋而歸！」

布那敦國王和香妃，他倆默默地倚偎着，都懷着戀戀不捨的情緒，但只能抑壓在胸頭。隱約地一陣陣密匝的戰鼓聲，將他驚跳起來！接着嘈雜的腳步聲，已由遠而近，突然，門開處走進一個將軍來，嘴裏大呼：

「布那敦國王萬歲！萬萬歲！」

「苗太將軍！爲什麼戰鼓這樣狂擊？」

「正爲着這事，來見國王，請萬歲速即出寨督戰！」

「怎麼？清營已派兵來犯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清營的大將兆惠，率領大兵前來攻打！」

「這怎好呢？……」

布那敦來回地踱着，他担心那毫無準備的戰爭，將會失敗！他憂慮那香妃，將來也許會不屬於他的了。但事已急般迫切！他不得不裝強了胆，走到香妃的跟前。

「香妃！我去了……」

「敬祝巴圖爾汗王國，布那敦國王，萬歲！」

「待我們得到勝利之後，再來慶酒共賞！」

「望國王，保重身體！」

三 她每天在巴望着國王回來

那鮮紅的血，從壯士的肌膚裏噴發出來，染遍了整個大地，馬聲嘶嘶，殺氣冲天，在這樣的境地下，布那敦不顧生死地在督戰。有幾次在戰場上想到了香妃，他便會心猿意馬，但是一記得香妃的言語時，便會更加奮勇起來！

「香妃！你恐怕我在戰場上要想到你，要叫我將你殺死，但你却不曾想到你死了，我更會格外的悲傷哩！」

「那末在這時候，你就不能再想我，你要記住你的責任，你要爲國効勞，你的身體是國家的，並不屬於香妃所獨有，國家既然有難！你再也不救，要等到何時呢？」



殺 呀 衝 呀

亂世出英雄。國王！你若是成為這樣的一個，就會使萬民崇讚啊！」

「是的，我必須保全疆土，我立誓以身許國，我要為民而生，也要為民而死！」

想，想，想，布那敦國王想到這裏時，雖然他的喉嚨是嘶啞了，他還得喊：

「殺呀！衝呀！……」

他要博得美人的青睞，必須在這時打個勝仗——要和香妃永遠相聚在一起，先得使巴圖爾汗王國永恆存在，因此他更是起勁了。

楓樹下的日光，被密密的紅葉所遮蔽，印成了一片破碎的花紋，在樹叢下疏疏地放着幾條石凳。香妃就坐在這裏，她的臉龐顯得萬分憔悴，她那明媚的眸子，已經陷進了眼眶，但是她的香氣，還是永遠地洋溢着，日光照到她身上時，却是倍覺姍媚。四週是沉寂無人，僅是三兩飛鳥鳴叫出幽雅的清韻來，衰老的秋虫，也不時叫着幽暢的曲調。只是秋風漸渡，不敢橫吹，好似恐怕驚擾了這位美人！

「娘娘，我來報告你一個可賀的消息！」

蘭兒匆匆地跑了過來。

「怎麼？娘娘！你又在流淚啊！自己的身體要緊呢！晚上又不曾睡覺，白天又是這樣，要是有人傳給國王知道了，恐怕他會擔憂呢！」

「唉！蘭兒你回來啦！有什麼可賀的消息呢？」

「唔！國王打勝仗了，清兵已經大敗，紛紛退，國王還是在緊追，據說不久就會回來了。」

「你從那裏得來的消息？」

「吳忠將軍已回來了，聽說是國王的命令！」

「那可奇怪？……」

「而且清營的大將兆惠，還在他商量和戰的辦法呢。」

香妃自從布那敦國王出征以後，便無時無刻不在惦記着，甚致廢寢忘食，以致身體日漸消瘦，她曾經宣誓，要是巴圖爾汗王國，不幸而淪亡了，她也必要隨之而滅。這時她聽得蘭兒的報告，雖然心裏是萬分的欣慰，可是總有些疑惑着？

「蘭兒！我想這事情恐怕有些蹊蹺？既然我們是勝利了，那末爲什麼還要和他們議和呢？要是清營與我們議和嗎？那是不會的，最多他們放棄了這塊土地。」

「可是，吳忠將軍回來這麼說。」

「蘭兒，最好你再去探聽得詳細些。」

「吓！吳將軍來了。」

迎著：

蘭兒正要返身再去探個究竟，吳忠却緩緩地已走了過來，香妃趕忙站了起來歡

迎著：「吳將軍，你回來啦！」

「娘娘——我回來了。」吳忠立刻打了個躬說。

「戰事可有把握嗎？」

「該要謝天謝地了，我們是得到了勝利。國王也很安全，他說；在這幾天內便要回來了。」

香妃的臉上流下兩條淚，那是感激的淚，她更是增加了對於布那敦國王的深信，並且是感激着上蒼，使他平安回來。

「吳將軍，你也累啦！」

「這是我應盡的責任，怎值得娘娘的掛懷呢！但是……」

吳忠說到這裏，停了口不說下去。似乎想到了一件事，而又不願出口的模样。

「但是什麼？」

香妃的心又起了一陣波動，她疑惑着他的表情。

「但是我以為這次的勝利，或許是暫時的。這次他們的失敗，完全是沒有大舉進攻的緣故，此番的事，他們決不會甘心的，倘若他們重來大舉進攻，恐怕是難以抵抗的。」

「不！我們不能屈服在魔鬼的掌握中，即使身首異處，屍骨粉碎，也得要保存着這個王國。」

「娘娘！倘使是這樣的辦了，那末，結果還不是一樣的滅亡嗎？」

「吳將軍，我不願聽那種不吉利的語調！」

「不過這句句都是實話吧！」

布那敦國王，這次以全力抵抗清兵後，因清兵的輕敵的緣故，而致失敗！吳忠由國王的命令，先行回營理事。可是吳忠這人，意志薄弱，慣於迎奉的懦夫。受了

兆惠的利誘，起了賣國求榮的歹心，那是布那敦做夢也想不到的事！爲要想達到自己的目的起見，所以先把香妃恐嚇了一番，但香妃竟毫無畏懼。吳忠只得悵然的辭去。

「蘭兒，你覺得吳將軍的神情怎樣？」

「似乎有些不懷好意？」

「我也這樣想，他爲什麼定要說自己的軍隊不勝呢？」

「可不是嗎？他還在和清將兆惠，商議和戰的勾當哩！」

「唉！不知國王幾時纔回來啦？」

「恐怕這幾天就會回來吧？」

香妃是個可憐的人兒，她沒有一天得到安寧，剛把記掛國王的心思放了，却又產生了這不幸的事件。這時，她每天巴望着國王回來，使他能預先準備，一天，二天，三天，望穿了秋水，還得不到音訊。

「布那敦國王回來了！布那敦國王回來了！」

那天，在一個暮色濛濛的黃昏時節，香妃忽然聽到了這個消息，直使她高興萬分！是的，她巴望着他回來，已是那麼地長久了；但總於是不曾使她失望。她的精神，重又興奮了起來，她在喊：

「蘭兒！蘭兒！」

「娘娘！可有什麼事，使你這樣驚奇？」

「吓！那確實是個可喜的消息！」

「是不是國王回來了？」

「是的，蘭兒你真聰敏！」

在這時，香妃重又將隱伏了已有幾個月的笑容，顯現在面頰上。在想：要是國王突然的跑了進來，我該怎樣的歡迎他呢？……

「娘娘，你這消息從那裏得來的？」蘭兒疑惑地問着。

「剛才我聽得衛兵們在歡呼；布那敦國王回來了！」

「這恐怕難以確定吧？」

「你怎知道？」

「若是國王回來的話，他一定是先來這裏的。」

「那未見得吧！而且我不希望他這樣做，他是一國之王，應該先得料理國事。」

「但願事實是這樣！」

「唉！我却忘記了，請你去探聽得明白些。」

「好的，我一得到消息，立刻來報告娘娘。」

香妃看着蘭兒帶跳帶跑地走了出去，她又聽着幾只回巢的雛鳥的鳴噪，本來這些都足以引起她煩惱的，現在她也感到環境的美麗了！

她不時探着頭，伸到窗外去，望着外面，已見到蘭兒的影子；或許國王就跟隨她後面同來。

「國王請娘娘入朝相見！」

一個衛兵，忽然走了進來；在香妃的面前深深一跪說。

「果真嗎？是國王回來了。」

「是的，到了也不過一個時辰的光景。」

「回報國王，說我立刻就到。」

香妃的心是在跳躍，香妃的血是在奔流，因為她已完全的證實，國王已抵蘇拉哥的境域裏了。等待衛兵出去時，她立刻梳裝了一陣，她愛祖國，也愛丈夫，她還愛着自己，不願在別人的口中，聽到有人說她的缺陷，所以也得裝飾一下。可是當她正展開了蓮步，要向着朝中進行時，蘭兒却匆匆地跑了進來：

「娘娘你到那裏去？」

「國王的命令，吩咐我入朝相見。」

「去不得，那是他們的計謀！」

蘭兒的眼光直盯在香妃的臉上，不安寧的心緒，造成她緊張的神情，雖然她是這樣的在說，然而她的身體是在擅抖，她的手，直對着香妃搖動；喉音也有種不穩定的震動。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香妃的心，更比蘭兒急得多了，幾乎她要流下淚來，因爲蘭兒的幾句話，是叫她夠受刺激了。

「吳將軍一定要與清營議和，他說；回族部落的人民，本來就是清營手掌中的人物。他們若是大舉進攻了起來，一定是不得了，還是趁機和議來得妥當，國王在先前早已得知這消息，所以親自趕到這裏來。」

「現在在那裏呢？」

「是的，吳忠將軍，苗太將軍，以及馬如龍將軍都在，國王正在指責他們的謬誤，但是吳將軍，他始終反對抵抗，他提議要和戰，並且還恐嚇國王，他說：若是

國王不能夠附和條件，恐怕娘娘也要不屬於國王了。剛才有人來請娘娘入朝，便是吳忠的命令！他希望娘娘會蒙愚而去，當面可以侮辱國王。」

香妃直氣得目定口呆，眼淚以斷線珠般地掉下。突然她站了起來，咬緊牙關喊着：

「殺呀！巴圖爾汗王國之主，吳忠既有怎般邪見，為什麼還不將他殺死呢？」

「但在國王的理想中，恐怕也有為難之處吧！娘娘！你別担心，國王是有才幹的人，他一定能佈排得週密詳盡。」

蘭兒走近了香妃的身邊，在安慰着她；可是她終是在担心，要是在這個時期內，清營果然舉兵前來，吳忠，馬如龍，苗太，一定不會抵抗，布那敦國王，到這時單身匹馬，恐怕也難以應付吧！

四 他倆開始接了個甜蜜的吻

月色是格外地模糊，一段忽明忽滅的光，不時射向一間精緻的房間裏去。從光的反映下，正顯現着布那敦和香妃默默地對坐着。沒有多少時候，國王突然深嘆了一下：

「香妃！這也許是命運吧！」

「不會的，我們要深信自己的能力。」

香妃抬起了頭，兩行淚珠正掛在她的面頰上，她可又偷偷擦去，才對國王安慰着。

「可是我決不能在短時期內，去召集大批軍民，吳忠嗎？他不再是巴圖爾汗國的軍人了。」布那敦說到這裏，又想了想說：「我還聽到別人告訴我，他在清將兆惠的面前，提起了你的美麗！並且想藉此去誘動乾隆帝王再後舉兵的意念。」

「難道你就這樣眼看他叛變嗎？」

「我已經罰了他八十大板，還逼着他交還兵力，但他反來恐嚇我，他說若是這

般的實行了，那末，就不等清兵來犯，先自發動了！」

「國王！你應該不畏懼一切的去征服他。」

「我也這樣想。」

微抖着的燭光，被一線微風所吹襲，搖曳不停，香妃立刻跑了上去，撲的把它吹熄了。

「國王——旅途勞頓了，早些安寢吧！」

她低低地說着，同時走近了國王的身旁，攙起了他的身子，布那敦摸摸她的秀髮，吻着她從皮膚裏蒸發出來的香氣，感到一些暫時的舒適。她親切地依偎在國王的懷裏，抬起了頭，露出一對水葡萄般的眼晴，望着國王英俊的姿態，慢慢地舉起了手，接住了他的頰子，一個迷人的笑意中，他倆開始接了個甜蜜的吻，一會兒並肩走向床前。

在床上布那敦國王輾側着，總是不能入眠。有時他會屏氣凝神地靜聽外面的動

靜。夜鶯哀鳴，星光閃爍，跟着風聲蕭蕭，會連想到戰場上馬聲嘶嘶，刀矛交錯，萬軍奔騰的情形，而感到戰爭的可怕，他恨蒼天造人的不平，爲什麼要有強弱之分呢？

香妃也在憂慮，她聽到國王在深嘆——不知覺地流下幾點熱情淚。本來她深信；若這次把清兵打敗後，他們一定能萬分平安地過些日子；在高興時不妨遊山玩水，或是獵獸捕魚，煩惱時，奏曲高歌，解慰心胸，但在此時此景，竟若有歌難哼了。是夜，布那敦和香妃同樣懷着愁腸。但是清營的幕帳內，却在演那緊張的局面；清將兆惠，和乾隆帝正漏夜不息地在商議軍機，更鼓已敲三下，他們還是斟酒高談，兆惠在喜形於色的歡情下，滿滿地喝盡了一杯酒，笑向着乾隆帝在獻計：

「萬歲；布那敦在這次恐怕不能再得勝了。」

「未見得吧？前次將軍也是極有把握的，可是結果，却會大敗而回。」

「那因爲輕敵的緣故，這次有了內應，還怕大功不成嗎？況且吳忠早已將書寄

到了這裏，此番分兩路進攻，保叫他們前後難顧而敗退。只要萬歲能授我十萬兵力，我兆惠定要戰勝回朝，否則戰死沙場，亦所不惜了。」

「依我之見，還是暫緩進攻，將來乘虛而擊，不是較現在便當得多嗎？」

乾隆帝對於兆惠再圖進攻的提議，是感到有些不妥，他的理想中；以爲回族部不見得這樣的懦弱。但兆惠却不願失此良機，還是滔滔不絕地請求：

「萬歲！這是你給予我最後一次的試驗了，若再不能夠勝，萬歲可依國法治我的罪！」

「將軍！你有什麼把握呢？」

「因爲我已辦妥了內外夾攻的計劃，那是回將馬如龍和吳忠所獻的計，還不能算爲把握嗎？」

「恐怕他們是假意獻殷吧？」

「這絕對不會的，而且他們還預備在我們得勝的時候，獻上一件希罕的寶物！」



物 寶 的 樣 怎 件 是 那

兆惠因爲乾隆帝不願戰爭，於是以美人香妃，來引誘他的內心了。兆惠過意裝

腔作勢地放低了喉音，輕輕地附上乾隆帝的耳朵：

「萬歲！那是世界上最珍貴沒有的

寶物啊！」

「我不信！是什麼寶物？」

「萬歲！我告訴你，在得到這寶物後，於你本身的利益。她有一種奇異的香味——永遠不絕地蒸發着，這香味非蘭非麝，是天然的奇香。一嗅到這香味，連心也會感到一種說不出的舒爽，而且……」

「這究竟是那種物體啊？」

果然乾隆帝有些心動了，他從淡漠的神情下，一轉而為濃厚的表現，因此他迫切地要知道，那是件什麼寶貝？

「那是有生靈的，可以供人欣賞，玩弄，並且還能使人在悲傷時得到快樂，在失意時得到安慰。萬歲！你在見到這寶貝時，一定會很高興的！」

「將軍！你爲什麼要在我面前這樣誇耀？快說啊！這到底是什麼寶物……」

「萬歲喜歡這件寶貝，就得派兵去攻打回族部落，否則恐怕只是空想而已！所以我先要請萬歲給我十萬兵力。」

「但是你要說明，那是件怎樣的寶物？」

「她能講話，也能跑路，她還能產生一種強有力的情感。」

「那是一個人！」

「是，是一個與常人相異的女人；有一個秋月般的臉龐，配着柳梢般的細眉，

還有櫻桃似的小嘴，以及秋水樣的明眸，一對淺鮮的笑渦，跟着明潔的皓齒，再襯托着嫋嫋的身裁，包藏着，嬌嫩白晰的肌膚，當她移動着金蓮時，正如天上仙子，美妙豔麗，最奇妙的就是她身上的異香！」

「噢……天下有這樣奇異而美麗的女子……？」

「實在這樣的！她就是布那敦的妃子——沙天香。」

沙天香這三個字，一映到乾隆的腦海中，立刻呆住了，他想這個名詞，從前也曾聽到過，能夠發出異香的女人，那時他也有一種企圖，要去找來據為私有，可是日子一多，便也忘懷了。這次重又引起了他的感觸，勃勃的野心，不斷地膨脹，心潮更是在沸騰！他想：他是一個萬民崇拜的皇上；是多麼偉大的人物，什麼都能達到願望的，什麼都得享受，難道這樣的美人，竟會讓布那敦所獨有嗎？何況他是回族的遺民，總比自己低卑得多。他再想：他是天子，沙天香是一個仙子，那樣天子與仙子相配，是再恰當也沒有了。

「將軍我允許你的要求，不過你必須將香妃平安地送進宮來！」

他決定要將香妃奪爲私有，總於允許了兆惠的要求，準備再圖進攻回族。

「我一定替萬歲辦到，萬歲，你就靜候好消息！」

梆聲卜卜，此時正是五更時分；晨鷄初啼，東方微白，靜寂的空氣中，突然升起了一陣緊急的戰鼓！從夢寐中驚醒過來的士兵們，都匆忙地整理了被褥，聽候軍令！清營已定了機謀，有富德將軍率兵攻打葉爾羌，兆惠與高天喜雅爾哈善，攻打喀什噶爾，作第二次的討伐回族了。

布那敦却還是在睡夢中，蓦地一個衛兵直衝進深宮，高聲大呼：

「國王！國王！」

布那敦，受到迫急的喊聲，立刻驚醒過來，披了件襯衣，在驚奇的表情下，他已明白幾分事情。

「國王！清營已分兩路向這裏反攻了。吳忠，馬如龍，苗太，他們竟不作抵

抗，反而叛變了！」

「我早已料到了，有這樣的一天，不過時間問題而已。」

「現在我們該要怎樣的處置呢？」

「將所有的兵力聯合起來！拼全力抵抗，不能有一個向後退，即使祇存一兵一卒的時候，也得與土地共存亡！」

「是的，準照國王吩咐！」

在衛兵出去後，布那敦也不想和香妃再作最後一度的會面，竟是在匆促間留下了一張便條，那因為他是太愛惜了香妃，他不願再看到香妃的別情，他更希望香妃能夠多睡一些時候，減少一點傷心的時間，縱然他是再也不能多留一刻了，然而他還悄悄地溜進香妃的房中，偷偷地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，輕輕地自語着：

「香妃！你的心肝是去了，他遵照你過去的願望，要爲國生，也要爲國死，我希望你別再悲傷，縱然是這次的戰爭，雖保是屍骨也不能還鄉，可是幾十年後的泉

下，我們也能相會的吧！」

香妃這時那裏知道呢！她祇翻了個側，講了幾句瑣語：

「國王！你殺呀！你打呀！你要衝上去，香妃在等候你的佳音回來！」

「你放心！我決不會使你失望，他不是一個懦夫，他有勇猛的心，飽滿的精神，以及不屈不撓的勇氣。」

布那敦雖然明白她是在說夢話，却也真意地回答她，總於時間不能再有一秒鐘的停留了，不得不硬起心腸，離開了那裏。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

布那敦剛離開了香妃的房，從門後却有一個將軍溜了出來，他先是一陣猶笑，接着碰的拍了一下檯子狂說着：

「吳忠！吳忠！現在是你的機位來了，你再也不會受別人的管束了，你更能握住大權。」

也許這笑聲跟這自語的聲浪是太響了，香妃突然嚇了一跳，睜開了眼，向四週溜視了一會，忽然厲聲地喝着：

「吳忠！你懂得規矩嗎？這是那裏？你能衝了進來。」

吳忠一些也沒有畏縮，祇是呆瞧着香妃。

「滾！滾！快些兒替我滾！否則切莫怪我不客氣，我要喊了。」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吳忠又是一陣狂笑。

「娘娘！你可在做夢吧！」他又這樣諷譏着。

香妃——她怎知道，環境已變得使人難以捉摸到的情形了。

她以為國王還依舊安睡着，她並且預備要建議，在今天殺了吳忠的事。

「吳忠！你可知道你的命？」

「娘娘！我早已知道了，不過我的年紀已經老了，一條老命，能值幾何？祇是娘娘的命，是萬分重要的！所以乾隆帝特地派我到這裏！保護娘娘到清營裏去。」

「怎麼？我要你的保護，你別發瘋！」

事情在於香妃的腦中，已漸漸處於明朗。她料定國事在於今朝，一定已有了變化，心頭像小鹿撞似的，漸漸的，她從床角那邊取出了一柄尖銳的利刀，正要撲向吳忠那邊來，要把他刺死時，但是吳忠却已覺察到了，迅速地讓過了一旁，微微笑着對香妃說：

「唔，娘娘！拿了這樣的刀，可不是很危險的嗎？還是讓我替你保存着。」

一面吳忠伸着手，用力將香妃手中的刀奪了過來，又是一陣冷笑。

「想不到，一個女子倒要想和一位將軍對敵了起來，恐怕是夢想吧！要明白，現在你是不屬於布那敦的了，乾隆帝却在等着你，不過那一點你却要感謝我，固然我是個英雄，照例有着鐵硬的心腸，但有時却會軟化了下來，我總會替人家打算：布那敦，我早已料到，他決沒有做國王的資格，像你那樣的美人兒，陷落在他的掌中，不是太可惜了嗎？所以，我特地托兆惠將軍，將你推荐到乾隆帝那裏去，這不

是你的大造化嗎？」

香妃在吳忠奪去她利刀時，正想用力地反抗一下，但是一件東西，竟把她吸引了，她只得暫時忍耐一下。

五 一眼看到香妃橫在門前

那是一封簡短的信，便是布那敦國王在臨走時留給她的，她用擅抖着的手，拿起了這信，一字一句地讀着：

『香妃！我是走了，我不再向你告辭，因為你一定會擔心；縱然那是瞞不了你的，但是至少你可以遲知道一二個時辰，我深信，這次分別後，是再也不能見面了，但我也明白，男兒立身為國的明理，香妃！你的愛，是偉大而且光明。末後敬祝你的康健！』

句句是血淚所凝成的結晶，字字是刺透了香妃的心房。在信紙上，她見到了布

那敦國王的幻影，苦笑中揮手向她告辭了。

「我與你一起去！你等着我！」

香妃是瘋了，她衝向門前去，她在高喊，可是眼前一陣火花，腦中一團模糊，身體是再也支持不住，朦朧中暈了過去。臉色已變成了灰白，嘴唇是罩上一層紫色薄膜，吳忠這纔急了起來，他在手足無措中，喊了起來：

「蘭兒！蘭兒！」

蘭兒剛下床，已經聽到了一些雜亂的聲浪，她以為國王一定還在，娘娘有事，一定會呼喊，所以也並不怎樣地慌急。摺了被褥，洒掃了地，突然的呼聲立刻使她的神經緊張了起來，飛也似的，跑進了香妃的房中，

「娘娘——娘娘！」

一眼看到香妃橫在門前，使她霍地嚇了一跳，他俯下身子，撫摸着香妃的胸頭，感到心是在疾跳，她用盡了力氣，將她扶了起來，慢慢地攙到床上，才又回過

頭來，瞧了瞧吳忠，向他惡狠狠地罵着：

「你這狼心狗肺的奸徒！你這無靈魂的東西！」

蘭兒覺得罵，還是不夠勁；忽然看到一旁有隻精緻的花瓶，等待吳忠一個不防備，乘機向他的頭上擲了過去，那知道吳忠剛巧坐了下來，那隻花瓶恰恰從他的頭上飛過，碰在壁上。一聲巨大聲浪！驚動了吳忠密佈着的衛兵，蜂湧似的衝了進來。

「蘭兒！想不到你竟也這般的胆大妄爲，好！過去我們且不去追究，以後你主意怎樣辦？」

「我永遠要跟隨娘娘的身邊，我決不像無情的狗子，倒處噬人！」

「娘娘的事，你可知道嗎？她已是乾隆帝的愛妃了。布那敦自身也顧不了，那裏還有這種豔福呢？」

「我相信娘娘決不會答應的，她不會做賣國求榮無恥的勾當，她也不愛貪利無厭的君臣，她要拯救巴圖爾汗王國。」

「然而，巴圖爾汗王國已經等不到她的施救而滅亡了。那樣她還能救誰呢？」

「她必須要剷除狐羣狗黨，或則與國共亡！我也就追隨着娘娘的身後！」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吳忠只是冷笑。

在迷濛中的香妃，突然的聽得一種極駭人的消息：

「兆惠將軍進來了！」

她用盡了最後的餘力，掙扎着坐了起來，向四面注視了一下，但是吳忠的影子已經沒有了。僅有蘭兒俯着頭在流淚。

「蘭兒！那個賣國的老賊呢？」

「他嗎……」

蘭兒的胸頭，不知還懷着什麼樣的心緒，於是答不出話來。

「他怎樣啊！」

「他說……唉！娘娘！我不能告訴你，那事情是太悽慘了。」

她的淚像雨珠般的，在打擊着她那粉紅色的桃腮上，幾次她抬起了頭，瞧了瞧娘孃的臉，更是哭不成聲了；

「我聽得有人說；兆惠將軍進來了！那是誰說的？」

「那是誰說的？」

「是一個兵說的，吳忠就在聽到了他的報告後離開了這裏。」

「你爲什麼，把那個兵字說的特別的留神呢？」

「因爲這個兵，已經不是回營裏的兵了！」

「難道清營的兵官，有這樣的能力，衝到這裏嗎？」

「不！那是回營所叛變的，在國王離開這裏時，吳忠已率領着叛軍，散佈在宮閣的四邊了。」

「那末兆惠的消息，可確實嗎？」

「也許是實在的了！」

蘭兒不能再說什麼；因為她是已猜到布那敦國王離宮後，在外面就被叛軍所扣留了，而且布那敦國王的弟弟，霍吉占，因回來向兄長請命，同時也遭了毒手，這時候，大約恐怕已做了刀下鬼了。巴圖爾汗王國也許同樣地滅亡了！可是香妃怎樣會知道呢？她只覺得清將兆惠來宮的驚奇，並且她以為吳忠的叛變，也許是含有奪權的作用，不致會完全傾向清營的，即使她現在是受到吳忠的逼迫，她相信：等得布那敦國王得勝回朝時，她就能雪恥了。以為兆惠恐怕是來找吳忠議和的吧！她在想：

「一定又是和吳忠來商議鬼計吧？他們是在做夢，像布那敦那樣的國王，誰還能戰勝他呢？蘭兒你說是嗎？」

「娘娘！你難道把吳忠逼你下嫁乾隆，這事情忘了嗎？」

「不！我永遠是記着的！但我仔細一想；就覺得他那種荒謬的舉動，不過是種威嚇而已？」



「可憐我的娘娘！我想不到娘娘會有這樣的糊塗。」

「蘭兒！你別這樣說！我一點也不糊塗！」

突然的一陣腳步，在這時一聲一聲地傳到了蘭兒的耳鼓裏，蘭兒的心是焦急到極點，她猜到那腳步聲，是吳忠和兆惠的。

那個賣國賊所說的
「娘娘！我現在再也不能隱瞞了，聽那二個壞蛋，已走向這裏來了，我只得將這可怖的消息告訴你了。」

「快說呀！究竟是……？」

「娘娘！這就是那個賣國賊所說的

，他說巴圖爾汗王國已經是滅亡了。布那敦國王已經做了俘虜，帶到清營裏去了，想兆惠將軍一定是來握管本國的政治了。」

「啊……！天哪！爲什麼要這般的作難啊？」

「大約是相差無幾的了，因爲國王離開這裏時，他們早就埋伏在四週了。」

香妃不曾流淚，也沒有憤怒，她像完全失去了知覺，但是她的一雙眼，却是注意壁上的那張畫像，他就是布那敦國王，一副英俊的氣概中，更襯托着富有熱情的意味。

「娘娘！你不要做夢！吳忠逼你下嫁乾隆是實在的，你得爲國爭榮，身可以滅，志不能屈！」

蘭兒剛說完這些話，吳忠已走了進來，他端正地站着：

「娘娘！清營大將兆惠求見。」吳忠說。

「哈！哈哈！哈哈……」

香妃的神經，受到了這樣的刺激，立刻起了嚴厲的變動，在她的眼前像發現了許多魔鬼的魅影，她以為她已離開了人世，只是狂笑了起來；但是在模糊中，看魔鬼的兇貌，不覺狠毒了起來！

「鬼！鬼！你這殺人不見血的魔鬼，多少無辜的貧民，是葬送在你的手掌中，你還不替我滾！滾！」

吳忠冷不防見了這副情形不覺老羞成怒起來，可是一想到她是乾隆的愛寵，就慢慢地後退了幾步。然而香妃却毫無畏懼地睜視着，一步迫近一步，忽地拍的一聲，是香妃咬緊了牙關，拈了一下吳忠的耳光！

「唔！一個沒有靈魂的癡子！」

吳忠惱怒中詛咒着，可是香妃却不曾癡。

「是的，我是癡子！也因着這——而使我認識了每個人的醜惡的面目。」

「娘娘！一切都是廢話，兆惠將軍，正等待着相見。」

「那是做夢吧？一個清營的賊將，怎會來和癡子相見呢？」

「這是鬼話！娘娘你還不知道嗎？」蘭兒瞧了瞧吳忠說。

吳忠給蘭兒打了岔，把本來要說的話，一箇腦兒忘記了，不覺對蘭兒瞪了一眼。

「蘭兒！現在沒有你的事，你可以出去！」

「我爲什麼要聽你的支配呢？一個對於國事也瞭解不清楚的笨貨，對於內宮的事情還是少管些吧！」

「混蛋！我……」

吳忠剛想把蘭兒痛斥一番，那知兆惠將軍正巧一腳踏了進來，不得不縮住了話頭，迎了上去，恭恭敬敬地行了個九十度底鞠躬說：

「兆惠將軍！請！」

大約兆惠將軍已經完全接授了巴圖爾汗王國。他不待吳忠的請字出口，早已走

近了香妃的面前，展開了一絲笑容，坐了下來說：

「娘娘！大約已知道了我來此的目的吧？」

「我早已告訴了她！並且……」

吳忠搶了上去，討好般的說。可是一看到兆惠冷然的表情，立刻把哽在喉嚨間的半句收回了。

「我不曾知道！」

香妃倚靠着床欄，緩緩地回答，她的胸頭一起一伏的，依然是萬分的激憤，像是餘悸未消。

「吳忠你不是說，娘娘已同意了嗎？怎會連事實都未曾弄清呢？」

兆惠將軍顯然地有些發怒了，面部上露着兩條赤筋，灼灼的目光，直注意着他。

「這個，我，……」

「這個是鬼在作祟！」蘭兒諷識着說。

「吓！娘娘，我告訴你，乾隆帝自從聽到了你的芳名以後，就日夜的思念，他要想請你到他那邊去。」

「所以你們就派了十萬大兵，再番的征討回族，然後又把布那敦國王綁了去，做出這種泯滅道德的行爲來。是不是？」

兆惠稍微站着身子，在找尋就近於香妃的椅子。吳忠連忙端了一隻凳子，遞到兆惠的股下。

「那不能誤會的；回族部落的民族，就是我們清營的子弟，布那敦，當然也是子弟一份子，然而他竟違背了王法，自立了國家，這怎可袖手旁觀呢？」兆惠狡猾地解釋着。

「這更希奇了，照將軍的話，布那敦既然是叛國的罪犯，那末，罪犯之妻，皇上就能容忍嗎？將軍！你記着，「斬草不除根，逢春必復發」依我之見，還是一起

剷除的爲妙！」

六 烟在吳忠的屍身上盤繞了三匝

香妃把自己的生命，已看得萬分的輕薄，她要爲夫守節，更要爲國盡忠，她想乘機一死，以免污辱了這凋敗的河山，可是四週的戒備，已使她有志而不能，她希望兆惠能把她殺死，但他却像一隻綿羊，他力謀乾隆之囑的成全，改去了軍人向有的驕氣，不斷地勸勉：

「我們不能這樣說，我相信受屈於勢力下的你，是不能作爲罪犯的。」

「我有自己的志願，我不受勢力的壓迫，一切的行動，完全是個人的意識。我用不着人們的指示。」

「娘娘！你不能這樣說：縱然是在表面上，你並不覺得有人干涉你的行動，但是思想上的受人感化，也是一樣的了。娘娘！乾隆帝的一番好意，你竟然不能答應

嗎？在我和他臨別時的一剎那間，他還是不斷地叮囑我：「回族部落，讓這樣的姑娘滋長着，是怪可惜的，她一定是感到不舒適！遍野的沙漠，熱烈的氣候，會摧殘了她的青春！何況布那敦，是一個魯莽的男子，不知道愛護嬌軀。」

「布那敦是偉大的！是神聖的！又是一顆燦爛的明星，他引導着回族的人民，走上光明的大道！致得萬民的愛戴。兆惠將軍！我不喜歡聽到侮辱布那敦國王的論調！請你不要說吧！」

「但是，我替他可惜！他走上了邪路。」

「奮鬥是人生應有的志向，從來偉大的事業，那一件不是從奮鬥而產生的。不平則鳴，於情於理，都是正規的行動哩！」

他們的舌戰，是那樣的激烈，由此而影響到宮內的空氣也緊張了起來！兆惠想到如此的爭辯下去，決不會得到一個段落，於是轉了個語氣說：

「娘娘，並不是我對於布那敦有什麼不滿，其實，各聽所囑，也是沒有辦法

的，既然我提出了要求，娘娘就不能看在我的面上應允嗎？」

「你們不怕將這禍根帶到清營裏去麼？」

「這不是一個問題，娘娘若肯答應我們，已是千謝萬感了！」

香妃的心早已碎了，她只認為唯一一死，是她的出路；可是怎樣去死呢？要是不死，早晚是會淪落到他們的手掌中的。她想，想，想，最後他纔發覺了，站在兆

惠將軍身後的吳忠而想到了妙計；

「對於乾隆帝的好意，本來我就應該報答的，但是我覺得有些怕！」

「你怕什麼呢？……」

「我怕到得那邊後，有人會暗殺我！身死異地，倒不如在此殉國，較為妥當。」

「在宮殿裏，決不致會這樣的。」

「但是，我能自信，這是可能的，因為我有個最大的仇敵！他就要得到報復的機會了。」

「他是誰呢？……」

「他嗎？便是與你講和的吳忠！這時候站在你的背後，正用惡顏相對！」

吳忠聽到了這話，已有些明白過來，他知道他本身將發生不幸。嚇得面如土色。踉蹌地走到兆惠與香妃的中間，撐的跪了下來。抬起了頭，從窗內注意到外面的青天白日。

「我發誓，要是娘娘進宮後，設法謀害娘娘，必遭天雷焚擊。」

「呸！這時候，是這副模樣，一待兆將軍離此，又要作怪了。」

蘭兒也是有意這樣駁斥，更使兆惠起了疑心，吳忠這時感到上天無路入地無門。他懇切地望着兆惠，希望兆惠能信任他的誓。

「兆將軍！你該明白了我的心吧，那一次給你上過當？」

「若是吳忠一天不離開人間，我就一天不願進朝。」

香妃繼續地在威脅着，要置吳忠於死地，報大夫之仇！在兆惠方面，唯一的主

旨，是要博得乾隆帝的寵信，對於吳忠，當然是沒有情義可言了。香妃這幾句話，已經打動他的心了。

「兆將軍！你更應該明瞭，一個叛國的奸臣，他處處存着刁險的歹意；一旦乾隆帝加以錄用，怕將來難保兆將軍的地位沒有一些影響吧？」

經香妃提出了與兆惠切身有關的主點，兆惠更是猶豫不定了。

「娘娘！倘使我將吳忠處死後，你就能答應同我進朝嗎？」

「那我還有什麼呢！」

吳忠的生命，就在這幾分鐘內判斷了。這是吳忠做奸賊所夢想不到的遭遇，竟而臨到了。他不相信，兆惠就有這樣的狠心手段，在無法中，他屈了膝骨，跪在兆惠的面前，苦苦地哀求着：

「兆將軍！你不能這樣做，你要回想到我給與你的忠實，我告訴了你怎樣征討的軍機，我更爲你去聯絡苗，苗二將軍，以全部軍力，作爲內應。我還幫助你，捉



向香妃刺了過去

住布那敦和他的弟弟霍吉占。那總算是我對你的責任完了。但是我更是告訴你，關

於娘娘的一切。兆將軍！你答允我，做一員大將，但現在……。她是一個女子，你是有能爲的將軍，國政不能受那女子的顛倒啊！將軍就沒有固定的思想嗎？」

「就在這時這地，將他處死，我也在這地這時，動身向清營進行。」香妃依舊是在緊催着兆惠。

吳忠在此千鈞一髮之際，突然站了起來，握住了利刀，要向香妃刺了過去！可是已被兆惠摸住了，他不能再

動，聽憑死神來提攜他的靈魂。當衛兵來除去他的服裝時，他嘶啞了喉嚨還在狂喊：

「天哪！……」

「世界上沒有公理了嗎？」

「兆將軍！你不能這樣忘恩負義啊！」

「呀……天哪！……」

雪亮的刀鋒，便在這時候，向吳忠的頸部移了過去，喊聲是斷絕了。鮮紅的血，洒遍了這深宮的四週，香妃慢慢地移動着逆步，走近了布那敦國王畫像的前面，蘭兒點了香火，裊裊的煙，似乎帶來了布那敦的幽魂，飄忽地在空中盪漾，香妃輕輕地在默禱：

「布那敦我的主，我不能知道你，現在是否已離開了人世，或依舊是安逸地存在着；但是，巴圖爾汗王國的滅亡，以及我的主，飄泊在異鄉，當可證實了。我曾

經守誓！我將與國共存亡，但我竟偷生着在世。我爲什麼要這樣做？因爲我已經過了詳細的考慮，那唯一的目的，便是替主報仇。我覺得爲主報仇的，已沒有一個了，雖是這樣，可是我就是爲主守節，我決不污辱我的身體，我更不致毀損我主的名譽，和國家的光榮。暫時的，我要告別了，你總能原諒我的吧！不久以後，我們一定再在地下，相對對泣，闔敘別情吧！」

煙在吳忠的屍上，盤繞了三匝後，便漸漸地散去。布那敦的畫像上，像展開了一絲笑容似的。香妃叩了三個頭，戀戀不捨地站了起來，二眼已是發紅了。淚流遍了她的臉，血緊壓着心房在狂跳，蓬亂的頭髮，遮蓋了她那半面的豔容。

一片漠漠的碧天，籠罩着宇宙，一切都浸沒在沉寂中。

在那張廣汎的床上，橫臥着一個妙齡女郎，她大概是方纔甦醒轉來的，張着朦朧的睡眼，左臂彎支撐着床褥，右手攏在左臂上，她向四週凝視了一回，使用她的手指，拭了拭睡眼，下了床，輕輕地跑到睡在後間的那個女郎跟前。她名叫沙天

香，在後間的那個女郎，是她的侍女蘭兒。

蘭兒正睡得蘇蘇地，她的面上，現着細微的淚痕，香妃把她推醒了。她便迅速地翻了一回身，惺忪的眼向香妃望着；接着下了床，關切地詢問說：

「娘娘！你起來啦！怎會這樣早啊？」

「別作聲！放輕一點。」香妃搖着手對蘭兒說。

「蘭兒！這次我們離開故都之後，不知何日能重回故土？」

「娘娘！你別傷心！總是有機會的。」

確實那是最後的一個機位了。自兆惠將吳忠殺死後，本來就立刻動身，祇是因着各事還沒有安排妥當，於是就延宕了一天，香妃是萬分的感激，因為那能多留幾個時辰，留戀在這個故土上。這時清晨了，她起了床後，悄悄到了蘭兒那裏，在籌備着一切，她帶着的一柄小刀，就是她常備在身邊的短刀，誠懇地請求蘭兒：

「蘭兒！希望你能將這柄刀帶到清廷中去，我備着這已經有十幾年了。我曾在

開始備用的時候，這樣地巴望着，我要借用這柄刀，榮耀我的祖國。」

「我當然要替娘娘保藏。」

「我相信這要我自己收藏，要便當得多了。」

晨鷄高唱，陽光四溢的當兒，兆惠將軍拖着沉重的步伐，走進了香妃的內宮，他是準備起程了。

「兆惠將軍！請坐！」香妃隨意地說。

「娘娘！早安！」

兆惠將軍走上前來，深深地一鞠躬，表示他對於香妃的尊重。

「謝謝將軍！敬祝將軍前程無量！」

香妃緩緩的徘徊在宮內，不時望着布那敦的畫像。

「娘娘！乾隆帝是寬宏大量的，他祇希望娘娘能給予他安慰，他能百依百順娘娘的心，如果你想紀念布那敦，就不妨將此像帶了去，乾隆帝決不會在這些細微的

事情上計較的。」

兆惠看到香妃的神氣，知道她的所思，於是這般盤詰，他要使香妃回心轉意，深信清廷的宏度，乾隆的寬大。

「那末我將如何的報答哩！」

「我祇願娘娘能依順乾隆帝的心意，那就好了！」

「啓報將軍！各事妥備，請即起程。」

當衛兵來報時，香妃已將布那敦的畫像收藏起來。她的心也平靜了許多，毫不猶豫地帶了蘭兒，跟兆惠將軍，辭別了巴圖爾汗，向清廷前進了。

長途漫漫，前程渺茫，殘葉片片，中，幾許歌頌香妃賢德的民衆，在依戀的情緒下，作洒淚送別，景象的淒涼，一如天與共憐，惜別的話，勉勵的話，都是抑壓在心頭，縱使千言萬語要向香妃申訴，也唯有血淚代情了。

「布那敦我的主！我是與蘇拉哥告別了！」

抑鬱充滿了香妃的心中，煩悶興起了香妃的腦中，低飛的雛鳥，吱吱叫了幾聲，掠過她頭頂，她深深地長嘆着。密密的叢林，遊牧者安遠地盤踞着，遙遠的一角，來了嘈雜的車馬聲，他們却默然地悲泣了起來：

「香妃是走了……」

不約而同的感觸，以致大自然的景物，霎時減色了。

數日來跋涉勞頓的結果，香妃已到了清營的境界，乾隆帝日夜所盼望着的美人，就將顯現在他的眼前了。當消息傳到了他的耳中時，他幾乎要發狂了。

燭輝煌，鑼鼓喧天，通天火炮，造成了稀有的熱鬧，便在此時此景，香妃在乾隆帝親自的迎訝下——入了清高宗乾隆帝的皇宮。

「萬歲在上！香妃拜揖。」

香妃第一次與乾隆帝相見，便跪在地上，行了拜見禮，乾隆帝不由得直喊了起來：

「嘻！……………」

他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美人！他始終不曾嗅到過如此的香味。他俯下了身子，伸出了手，要將她攙起來，又使他驚住了，怎有這樣的嬌嫩呢？

七 我要求你保守我的貞節

「香妃！你不會怨恨我吧！」

「萬歲！有什麼能使我怨恨呢？國破人亡，視死如歸，還談到這些嗎？」

「香妃！你明白我，委實我是太愛你了。」

乾隆握住了香妃的纖手，急促地呼吸着，讓香氣不斷地鑽入到他的鼻孔裏去，香妃的淚直滴到他的手上時，他方才覺察到她在嗚咽。

「你怎會流淚呢？別傷悲，誰也不能欺侮你，相信我能保護你，使你平安。」他抽出了絲帕，替她擦淚；那烏黑的眼珠，經過淚珠的浸潤，水汪汪地，又使

乾隆呆住了，因為他又發現了她的一種美點。

「萬歲！原諒我，我是無意而冒犯你！」

「我絕對不會怪你的！即使我死於你的手下，我還是要感謝你的宏恩！使我有福，能死於美人的手中。」

「我有一個要求！」

「香妃！無論什麼要求，我都能答應，就是你要掌管全國的軍政，亦是我所歡迎的，有了你那樣的美人兒相伴，還要爭權奪利嗎？」

「萬歲，我不敢要這些。我要求你保守我的貞節！」

那簡直是一盆冷水，潑到乾隆的身上，半晌使乾隆透不過氣來。他不知怎樣處置這個要求，若是不答應，那是違拗了美人的意念，他猜測着，香妃如果失望之後，一定會格外地悲傷，因此而能損毀她的嬌軀，可是答應嗎？那又是白費了自己的一番心血，他急得在宮中打旋了。

「萬歲！你不能答應嗎？」香妃也一樣地焦急，追問着。

「不！……」

乾隆還是未曾決斷，當然他是不能說是完全拒絕她。來回地徘徊了好久毫無主見。

「香妃！我先得問你，你為何要這樣做？」

「我是回族的遺民，我不能再遭尊駕的蹂躪，我爲巴圖爾汗王國之民，我不得毀損他的國體！」

「但是，我以爲回族與滿族，本屬黃種，應無區域之分，妃子，就用不到顧慮這些，布那敦已經死了，還值得什麼追念呢？巴圖爾汗王國，更是一種非法的組織，妃子怎樣會想不明白呢？」

「萬歲！我不能聽信這種毫無根據的荒謬話，若是萬歲不能恩準，也請賜我一死！」



也請賜我一死

那是爲難極了，乾隆想不到香妃除了豔麗的容貌之外，還有這樣的烈性，他躊躇了許久，才決定實行他的辦法。

「妃子！你能不能答應我的要求呢？」

「這是笑話了，萬歲撐權天下，還用向我要求嗎？」

「呀！每一句使我太痛心了，妃子，我不願意聽那種以階級作盾牌的言語，我懇切的盼望，你能放棄前事，從你心坎中，發出一些愛的根苗來，我能容受。一切的一切，我們都可以商要灌溉它，使它逐漸地成長，我能忍耐，我能容受。」

量——」

「愛嗎？我相信決不產生出來的！試想被束縛下的囚犯，那裏會對法官發生好感呢？」

「妃子你不能如此的思想，我不承認，我是剝削了你的自由，你要怎樣，誰又能干涉你呢？」

「那末你要破壞我的貞節，不是干涉我的自由嗎？」

「所以我與你商量呀！」

「那樣姑且我做一個自由人，我將用我的自由權，我不能夠答應你。」

「我應承你，不過我想，你能給予我一個期限！」

期限二個字，是引起了香妃的思慮，她從無法中，感到乾隆帝所給與她的這條路是妥當的。

「三個月，可以嗎？」

死。

「香妃並不是在三個月後會接受乾隆的提議，她是要在三個月內獲得更有代價的。」

「好的，我暫時等待三個月，我們正似青年男女的戀愛，先作了三個月的輪情，然後達到結婚的目的，不過在這期間內，我們不能隔離，我們要有兄妹般的相敬，情人似的相戀。」

「乾隆這些要求，香妃當然不會拒絕的。她正要在機會中達到她的願望哩。」

「萬歲，我應該服侍你，這是我注定的命運。」

「乾隆於是默默地離開了內宮。」

「香妃近來的日常生活，是有一種確定的規律，早上他帶着蘭兒，焚香祈禱，除此以後，便是對窗高歌，從哀憐的聲浪中，會使每一個聽到者，流下同情淚！」

「思故鄉，欲斷腸！關山萬里路茫茫；路茫茫，空惆悵，伊人秋水，天各一方，故國山河何處是？家園翹望父老可安康。」

「忍恥辱，到異鄉，此身能殺不能降！不能降，氣自壯，不畏斧鉞，那怕強梁，英雄流血不流淚！莫作楚囚相對泣徬徨。」

這一首悱惻淒絕的歌調，便爲香妃日常所哼的。每當夜靜更深，她還會擁抱着布那敦的畫像悲泣。

蔚藍高照着天空，像一個井水洗過的，碧玉一般地清徹底大圓幕，吹來的一陣陣美妙的微風，是那飄忽而過似的芬芳底氣息。山谷中荒涼的靜寂，籠罩在深宮的週圍，只有金綠色的知更鳥，站在樹梢上「咕哩哩！咕哩哩！」地唱着，黃雀跳躍在綠油油的空地上，「雀雀！」地歡呼。樹木更換了新翠的綠衣，作着低頭的歡笑……。

可是這不過是強者的靈光，這不過是柔弱者的屈伏，這不過是，哦！是失了熱情冷漠的慘笑。

香妃失了愉快，她的心中正在憂鬱納悶。她刻刻不忘故國。

香妃迴憶過去的靈魂，如鮮紅的薔薇，她想去摘一朵理想的薔薇花來解憂和賞玩；但是找尋了半天，那輪眩目的太陽，已經西斜了。光亮慢慢淡薄下來，而她在一路上所見的花，都是白的灰色的，或是黃色綠色的。都是粗蠢的，單調的，或者含有毒素的——這都引不起她心靈的愉悅。香妃仍是集中注意，移動迅速的脚步找尋着那紅色的薔薇。

躲在樹上的黃鶯吱叫，像在和她說話，使她引起了心靈上神感的對白：

「親愛的姑娘！你有甚麼愁悶呢？這般焦急着不息地奔跑？」

「我要找尋我失去的至愛的紅薔薇，它是我的靈魂。」

「不要找吧！姑娘！這般勞苦的！這裏別的花很多，偏偏沒有薔薇花呢！你如果找到那薔薇，或許要發生不幸的事哩？因為這裏的紅薔薇或者壓在荊棘的叢中，或者避在荒漠的林後，或者開在污穢的泥上……才有呢。姑娘，你還是很逍遙的過去吧！何必因了那很賤的紅薔薇而受苦哩！」

「不！我一定要找到它，它是我的靈魂！」

於是黃鶯叫了一聲又飛去了。

「親愛的姑娘！你在找尋紅薔薇麼，是的，誰都愛着它純潔的色彩。但是，它們生長得幽僻，我們只得放棄了。反正在這百醜的野花叢中，也可以苟且我們的生活，姑娘——就隨便一些兒吧！」

「但我無論如何，要找尋那樣潔淨的靈魂——紅薔薇。」

「何必這樣蠢呢，一定要找到它，像我們終日的偷安，雖然也常受到殘暴者的踐踏，但是也很安適哩！」

像有許許多多的幻影，似在用婉言勸香妃，不要再去找，有的說她想實現她的夢想，實在是發癡，有的加以輕蔑的嘲笑，有的給她尖刻的咒罵，但她不再顧到那些了，她只是找着。

雖然這種很容易灰頹香妃的心志，紛亂她的思想，消失她底勇氣，但她却仍是

堅持着她的意志前進，找尋她的靈魂——紅薔薇。

森林中的樹木，像在惱怒她，有時把她鞭打答擊，因為她時常擺動它們的地位，蔓藤也與她站在敵對的態度，有時鎖住她的手腳，因為她時常把它們從高處攀到地上，有刺的荊棘，更是怨恨她，因為她時常把它們的枝芽折斷，所以它們也時常射着它的毒箭刺痛她的肉體。

香妃的目力漸漸地疲倦下來了。她的兩腳也漸漸地酸軟，她的頭髮已經是蓬散，她的手臂上佈滿了裂痕，她的面上身上都罩着了一層灰色的沙塵。

然而香妃的精神，却還是堅決地奮勇着，她的意志還是毫無挫折的決定方向，要找尋她的靈魂薔薇花。

八 香妃的神志立刻清明了許多

暈紅的太陽，倒臥在西方的山崗上，西天都染上了緋紅的顏色，較高的幾片雲

塊，都變成了紫碧的血塊，光線已由明亮而轉入到泛漠的淡白，差不多是黃昏了。

香妃再把灰頰的精神，奮發一下，在森林中，在野花中，在荆棘中，在腐草中掙扎了多時，在黃葉的空隙裏，她窺了一點點的一大堆的紅點。這是落霞的映照？這是紅日的反射？不！不！呵！這是找尋多時的紅薔薇了。

香妃的神志立刻清明了許多，她的精神又熱烈而興奮了起來，她的心腔中，預執着勝利的微笑，她的腦神經——暢快歡躍，前進！前進！就是她追求多時的目標了。

巨大的松樹，張着它們有刺的手臂，阻擋住香妃的去路；纏繞蔓藤，綑着它們底長長繩索，絆住她的足脛，一堆一堆的荆棘，佈着嚴陣，預備射給她許多暗冷的短箭，污爛的泥濘，阻礙她堅決脚步的行進。

「前面就是所要找尋的紅薔薇了，哈哈！多幸福呢？能找着了它。」香妃在想。一切的阻礙，怕什麼！要立即達到目的，立即可以收到效果，要立即抓住幸



找着了它了

福，寧可被松樹的刺，破裂肌膚，寧可被纏繞的蔓藤，撕裂衣服，寧可被殘忍的荊棘射傷，寧可被污穢的泥濘，弄垢清白潔淨的手腳，多幸福呵！能找着了它了。

那紅薔薇現出了她的嬌豔的笑面，吐着她的幽香氣息，解着她的紅嫩的胸懷，微微低着頭，表示歡迎她到來的誠意。

香妃，很性急地，忙着想揀一朵，最大而最紅的薔薇花採折下來，藏到她的懷中，於是她底柔嫩的手掌，就被尖銳的芒針，深深刺進，流出點點碧紅的

血點來，染紅了薔薇的莖，薔薇的葉子。

「我所愛的，鮮紅的，鮮紅的像新從壯士肉體上噴出來的血一般的鮮紅的薔薇呀！你是我的靈魂，不！你簡直是全世界人類的靈魂，我愛你，我沒有你我就愁苦，不！恐怕全世界的人們與你都是這樣吧！哦！你是多麼燦爛……」

香妃一個勝利的微笑，她是得到心靈上愉快的安慰。

清澈的月亮，在蒼穹中逐漸昇了起來，現着慈愛的光，香妃吟起幼年在沙漠上唱的歌謠。

突然一種強暴的壓迫，奪去了香妃手中的薔薇，香妃忍住了一切痛苦，掙扎了起來，她大聲的喊叫。

「你這無理的東西，你不能奪去我的靈魂，你不能永久使我陷在深淵中，我要我的靈魂，我不願做沒有靈魂的動物。」

「娘娘！你爲什麼呀？」

香妃被這聲音驚喊，而跟着一陣光明，面前站着的却是蘭兒，她自己呢？仍是睡在床中，原來這是一個夢，他用手擱在胸頭，覺得心還是在狂跳！

「娘娘！你怎爲大聲地呼喊呀？」

「我做了一個夢，我正在爲布那敦——我的主祝禱，忽然我覺得，我已失去了靈魂，於是，我想像我的靈魂的外表，唔，紅薔薇是最切合了，於是我開始去找我的靈魂——應當努力一下，趁天色還沒有全暗而努力一下，去找尋自己的靈魂，唉！鮮紅的，鮮紅的像新從壯士肉體上噴出來的血一般的鮮紅的薔薇呵！——紅薔薇，費盡了千辛萬苦，於是總被我找到了，我覺得沒有了靈魂的痛苦，我更感到得到了靈魂後的愉快，可是沒有多少時候，又失去了我的靈魂！」

「娘娘！你別儘想這些。」

「但是，我確實感到，我是失去了靈魂，我偷生苟安的在仇人的掌裏。」

「妃子，你怎樣又要想到了這些呢？」

乾隆帝突然走了進來，他聽到她倆的談話，於是又厭煩地這樣詢問她。

「萬歲！我只想到我是個沒有靈魂的動物。」

「妃子！要把這裏的一切，視同回族一樣看待，漢，滿，蒙，回，藏，本來就是一體的。」

「是的，我就這樣地想着。」

「我相信，這話決不是從你心坎中所激發出來的，你一定回憶着往事，妃子！我擔憂你的身子，會遭到挫折。」

「謝謝萬歲的好意。」

香妃只是不自由地申謝，乾隆帝搔了搔頭，坐在她的身旁，眼看香妃下了床，在梳妝，畫上了彎彎的眉，點上了緋色的脂膏，每種姿態，都能使他勾魂消魄，他忍不住慾火逼着他吐出愛慕的心意來。

「妃子！你竟然不能愛我嗎？」

「萬歲！叫我從何愛起呢？」

「唉！妃子！你面如芙蓉，心如鐵石……朕爲你費了許多心機，朕爲你廢寢忘食，再是如此相對，該要我急出病來了。」

雖然乾隆是口燥舌焦，可是香妃却不動寸心，在無奈中，他僅有等着等着，等待香妃有回心轉意的一天。

乾隆所說的廢寢忘食，的確不是假言，自從他見到了香妃以後，他就時刻的記在心頭，香妃的悲泣，也會引起他有痛澈心肺的難耐，他曾經吩咐宮人，必須處處討香妃的歡喜，如果有人惹惱香妃，便要提頭來見，他又爲了香妃草草地將蘆溝橋獻俘禮畢事，他更爲了香妃，痛責梅瑾二妃，他並且困了香妃消滅了自己的威嚴。

但是可惜庫存千千萬萬黃金，難買美人歡，然而他想，總要想出一個辦法來，最後他纔記起了大學士紀文達。

紀文達追隨在乾隆的手下已經多年了，他足智多謀，雖然上了一把年紀，倒還

是一個風月場中的好手，由此頗得乾隆帝的信任，也是他的運氣，乾隆有了這個難題，又要請托他了。那時紀文達，梁詩正正在翰林院編著四庫全書。一眼看見乾隆悶悶不樂的走了進來，早已知道了其中的緣故，偏是梁詩正還不知不覺的，一手托住了下顎，擺了擺頭顱，在談着乾隆的事，拍了一下腦袋，自得其樂地在說：

「唔！兆惠將軍，帶來這位美女子，真叫那個老頭子，害了相思病，連書房裏也不來了。」

說着，笑嘻嘻地用着矇矓的眼，向紀文達溜了過來，就在這一剎那間，瞧見了乾隆帝，心中一急，跳了起來，瞪着眼，低下了頭。

「老頭子是你替朕起的綽號嗎？我問你甚麼叫做老頭子，說得有理，恕你無罪。」

果然，乾隆聽得老頭子，興問罪之師了，梁詩正，一縷思潮在腦海中打了個旋，想着運氣還好，未曾定罪，祇要說得有理，梁詩正又轉了個念頭，也管不了歪

理直理，打通一條路再說，於是先咳嗽了一聲，似乎使乾隆留意，然後才說：

「萬壽無疆謂之老，頂天立地謂之頭，父天母地謂之子，萬歲豈非老頭子。」
這種狡猾的辯，確實使乾隆不能加以痛責，他祇是笑了笑，領受了那老頭子的雅名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乾隆開始說出了，他來探望他們的原因：

「我是愛香妃的，真的無時無地不在想念中，但是她一意思念故土。試問卿等有何妙計呢？」

紀文達和梁詩正，閉上了眼，想了好久，紀文達忽然拍了一下案桌。

「萬歲！有了，一個很好的辦法。」

「什麼辦法呀？」

「萬歲如果能聽臣之計策，香妃必能永遠安心。」

「你說呀！」乾隆更催促得緊了。

「不過！我以為這要嚴守秘密，不能使香妃娘娘知道。」

「喂！文達，萬歲要你先將計劃說出來，怎麼還是大談廢話呢？」

梁詩正也不知道紀文達，葫蘆中買些什麼藥，要想聽到他的計劃，所以也不耐煩地催着。

「計劃是這般的……要費去許多金錢！」

「沒有關係的，就是變賣了一切的所有，也是情願的。」

乾隆的脚在地上頓了頓，恨恨地說着。

「還要許多人。」

「我知道，一百個知道。」

「既然萬歲知道，何苦要臣多此一舉哩！」

「但是計劃不知道，所以我要你告訴我計劃，連怎樣實行計劃，也要詳盡週密。」

「這計劃，就是將香妃原有居的地方搬了過來。」

「唔！那不能夠，誰有這本領。原來還是一種沒用的提議。」

「我有這個辦法，可是萬歲不愛聽這些，我又何苦多費一番唇舌呢？」

「卿既有辦法，朕怎會不願領受呢！如果得有成就，還要大加賞賜哩！」

紀文達打了一個呵欠，擦了擦眼淚，心中明白，鴉片煙上了癮，再難支撐了，好在今天是乾隆居下風，便不管什麼，端了根煙槍，走到靠床上，對着幽冥之王，抽了一口大煙。乾隆在過去就不容紀文達這樣的放肆，這時爲了香妃，又是將大事化了小事，將小事變爲無事，呆瞧了一陣，催促了起來：

「卿在這時，總該精神飽滿，還要賣弄關子嗎？」

煩惱一筒煙，快活如神仙。紀文達吸了二筒煙，早就將事端，飛上九天雲霄，忘了過去，經過乾隆一提醒，才緩緩地吐了出來：

「事情不難，祇要在西宮前面建造回疆房屋街道，使香妃娘娘，身入其境，好

如回到故鄉，漸漸的必然從陸下。」

這個靈犀一鑽入到乾隆的耳中，立刻使乾隆活動了起來，不覺眉飛色舞，不斷叫了幾聲「妙！妙！妙！妙！」然而轉念一想，却又爲難了。

「但不知何人能造回疆街道？」

「那更容易了，兆惠征戰回邦，必能熟知那裏的人情風土，就可監工興造。」
「妙！妙！妙！妙！」乾隆又是一口氣呼了三聲妙，手舞腳踏地也不說什麼，立刻離開了翰林院，去籌劃回子營的事宜了。

兆惠在那一夜起不曾好好得過安睡，因爲兆惠離開翰林院後，便吩咐他將回邦的風土，山川，城樓，街道，民房，店舖，一一畫錄，在第二天諭知了工部，就在西宮照圖趕造，限半月完工。

九 胸頭就此一起一伏的動了起來

偉大的建築，開始後，便傳遍了每人的耳中，一直傳到了皇后富察氏那裏，就此引起了極端的醋意。

是深夜，靜悄悄地，漆黑的天空沒有星，沒有月，一切都沉沒在黑夜的懷抱裏，只有微風，陣陣地吹來，除此之外，只有沙沙細微的雨聲，打破了這萬籟俱寂的深夜。

孤燈陪伴着皇后，黯淡的光，悽慘中似乎還帶有幾分陰森的氣慨，幾許心緒，湧上了她的心頭，憧憬着乾隆帝的一切。

「我不能讓他這樣的荒唐，我不能讓香妃奪去了我的地位，我更不能使自己走向峭壁峻崖，我得想個辦法。」

皇后在想，不覺流下了幾點淒淚，她以為乾隆寵愛了香妃，日後一定會奪去她的愛，而被拋棄，於是她悲泣得更淒慘了！

「我一定的要去向太后稟告——」

這樣她姍姍地走到慈寧宮，決意去見太后。

太后鈕祜祿氏，正在想着乾隆的近況，「從來帝皇多情種，不愛江山愛美人。」這恰是針對着乾隆的今日。她担心着乾隆，不知香妃是否依順了他。而這皇后便進來了，見了禮後，便長嘆一聲，像有萬般衷腸，有苦難訴。

「你爲何嘆氣呢？」太后關切地問着。

「萬歲爲了香妃！鬧得天翻地覆，擾亂宮規；母后不曾曉得嗎？」皇后睜着濕潤的眼，悲哀地說。

「我靜坐深宮，那裏會知道，不知聖駕怎樣的鬧法？」

「那香妃也不過一個尋常女子，聖駕爲她顛倒昏迷，因爲她終日愁眉不展，思念回疆。聖上竟爲她大興土木，不分晝夜，興建回宮，目今連年用兵，國庫不見充裕，聖上爲一女子，如此虛耗國幣，豈不是小題大做。」

太后覺得皇后氣度狹小，她感到乾隆的勞苦，也該略爲得到安慰，何必就此去

留難他呢？

「想聖駕連年征討，國事勤勞，如今他得了一個心愛之人，讓他疏散疏散心情，也不必爲此着惱。」

「母后！你還不知那香妃的性情呢！她一味的啼啼哭哭，冲撞聖駕，只恐怕有一天，干犯聖躬，那還了得，故此臣妾在此擔憂！」

這使太后不能深信，她閉着眼，想了想，覺得乾隆雖是多情，若是香妃有這種性情，絕對不會一心耐受。於是搖着頭，對皇后凝視了許久，皇后倒抽了一口氣，然後再定了定心，胸頭就此一起一伏地動了起來，一陣包藏在眼眶裏的淚，流了下來。一塊薄薄的絲帕，由乾燥而潮濕。這時她再也忍不住了，就把她所見的一切，訴述出來：

「我因爲皇上的前途担心着，我爲了皇上的身體憂慮着，所以我時常暗地裏監視着，她見到了萬歲，非但是不曾跪候迎迓，而且穩坐不語，還綳着臉，似乎恨得

刺骨，梅瑾二妃好言相勸，反博得一片惡言，幾至動武，母后，我不能不替逗遛在她旁邊的萬歲担心，確實這種火爆兒的脾氣，是怪危險的。」

太后是半信半疑地答允了有機會時再當勸勗乾隆，皇后毫無結果地退出了內宮。

乾隆等待朝事完畢後，向例是到了母后那邊問了金安後，然後就寢，照常的他踱進了慈寧宮。

「皇兒！你得了香妃，倒是順從了沒有？」

臂頭太后就是這般的詢問，乾隆噤了噤，猶豫了一下，對着這奇突的問話，斟酌了一番，然後答着：

「啓稟母后！那香妃，非但豔如桃李，而且冷若冰霜，然她越是不從，臣兒越加敬愛！」

「香妃乃是回部女子，縱然美貌，必然秉性剛強，皇兒與她又有家國之仇，只

怕她隨時暗算，依母之見，天下豈少美婦女，還是將香妃放回回邦，少要親近她爲是。」

乾隆堅決的意志，一些兒也不受太后所勸的束縛而辯護着說：

「天下都能服我大清，諒她一個女子，有何作爲，臣兒正興建回邦街道，讓她居住，不消十天半月，管叫她忘了家國之痛，百煉鋼少不得化爲繞指柔，母后何必掛念。」

就在太后的婉惜下，乾隆告別了母后，離開了宮幃。

一天，一天，乾隆帝就爲着興建回邦的街道而勞頓，在街道落成了後，他還是以爲不滿，他要使全部的裝置，每一件含有真的意味，他吩咐了張總管，派了伶俐的宮娥太監，製備了回邦裝束，練習着回邦的口音，肩担着從回邦採辦來的物品，向街上作買賣的營利，他並且將假築的店鋪，一一開張。

新的景象，產生新的氣味，創造了新的環境，回邦的土風，竟轉移到清營的宮

內，女子的力，在某時一個期內實在大得令人乍舌，同樣的一個深夜，乾隆突然下旨，命令香妃另遷一宮，香妃與蘭兒就在黑暗的走廊中，由宮娥的引領，換了異地，但是她們却有些疑惑，宮娥的引領，怎會不上燈，更是在黑暗中，竟連過去面面相對的景物也難以見到，蘭兒因此而猜測着，或許是乾隆弄的詭計，晚上要前來逼迫香妃，所以終夜憂慮，不時地來回踱着，她從祕密處所重復取出了香妃所保藏的利刀，暗暗地放在香妃的枕畔，然而却出於意料之外，那夜是平安地過去了。

清早，蘭兒推開了窗，突然呆住了。

「呦！怎麼到了我們自己的家鄉來啦？」

香妃從床上一聽到這話，霍的下了床，憑着欄仔細看了一番。

「呀！又是重回故鄉了。」

她流下了晶瑩的淚，湧上了過去布那敦國王，在前面曠野地上，訓教兵卒的「

番話：



了 鄉 故 國 重 是 又 呀

「看哪！世界被侵略者的毒焰所燃燒着，國家被軍閥的濁流所浸淹了。難道你們還不願負擔起一部份的責任嗎？你們不應該退縮不前，貪圖苟安，歡逸惡勞，自利自私的態度，總是難以長存的，他們將無聲色地滅亡。世界上的人們大都沉淪於痛苦的深淵之中，大都擗扎在被侮辱的威權之下，我們應該喚醒迷醉的意識，以硬幹，苦幹，實幹的精神去毀滅那些惡勢力。而營救自己，去吧！莫把可貴的前程，輕易地放過。」

「娘娘！怎麼啦？又是兀站着不作

聲了。」

當蘭兒這樣的說着時，才打破了她的幻想。

「吓！沒有什麼？」

一聲聲叫賣的聲音，掠過了香妃的耳邊，鑽進了蘭兒的耳中。她聽到了一個在叫哈密瓜的聲浪，那是香妃最喜歡吃的瓜兒，甜蜜鬆脆。

「娘娘！你買一個哈密瓜吧！」

「好的，我已有好幾個月沒有嘗到它的滋味了。」

清脆呼聲中，進來了一個面色膚細的賣瓜者，這是使香妃與蘭兒懷疑的。

「這怎像一個賣瓜的呢？」

你她倆不約而同喊了起來，蘭兒走上了幾步，從頭到足的替他打量了一番。

「唔！這是宮內的小太監兒。」

計謀總於暴露了，她們一刻不停緊逼着追問事實，在無法中，小太監就告訴了

她們，乾隆與建回那街道的一切詳情。但是他怕她洩漏了消息，或許乾隆會責打他的腿，香妃安慰他，担保他能得到平安。

「這瓜那裏來的呢？」香妃仍是不絕的盤問。

「這也是萬歲爺特下八百里加緊文書，從那裏辦來的。在今早天亮才到呢！」

「吓！留着一個吧！」

小太監出去後，香妃與蘭兒相對的默坐着，她更因觸景生情而引起了煩悶，她非但不感激乾隆的大恩，反而更算定了報復的意念。

「這樣絞好的土地，現在竟被惡霸所蹂躪了。」

香妃從血淚交迸中的情景下深深底長嘆，蘭兒正在割着哈密瓜，但是却感到一些兒也沒有故鄉風味。

「唔！道地的哈密瓜到了這裏，也變味兒了！」

時間像流水般的向前過去，心緒似飛沙般的飄了過來，三個月的時期很快的將

要完了，香妃的血潮却逐漸的增高，亮晶晶的利刀，躲在香妃的身邊，等待着機會，要飲乾隆的血，皇后的心也不斷地加狠，她要置香妃於死地，太后也每天希望乾隆能得到香妃的歡心，縱然皇后不斷地進讒言，但也拗不過她愛子的心腸。

乾隆，太后，皇后，香妃，每一個都在這時期內準備各個手段，成了自己的宿願。

離開三個月的晝期，是最後的一個星期了。一天的早晨，怪早的，乾隆又踏進了香妃的宮內。

「妃子早安！」

他深深的一鞠躬，請了個安，也不待香妃還禮，急急地又是說着：

「妃子先前爲了舉目景物全廢，悶悶不樂，現在看了這四面風景，可不如身回故土嗎？」

「多謝萬歲美意，只是勞民傷財，未免小題大做了。」

乾隆跨近了一步，摸了摸鬚子得意揚揚的坐了下來，聽到香妃的多謝萬歲美意，不免一樂。

「慢說是這樣小的工程，只要妃子歡喜，你若到天邊的明月，朕也當駕梯去取。唉！我的香妃！你總該明白了我的心吧？」

「萬歲深恩！妾也感激，只是妾承故主恩寵，誨誓山盟，豈可中途變心，再事新主，萬歲深恩！只好圖報於來世了。」

香妃冷淡的答復着，可是乾隆却還極有希望的想念着，他想幾天以後我該如何的高興哩！

「吓！我却忘了。記得妃子自進宮闈以來，終朝是以淚洗面，茶飯無心，只是三個月的過程，已是消瘦了不少，倘使有了甚麼參差，那還了得嗎？今天朕想與妃子痛飲一番，稍解憂悶。」

一〇 白綾毫不留情的帶去了美人的靈魂

香妃對乾隆的思想，考慮得萬分週密，她明白乾隆所以要與她飲酒的原因，她知道乾隆酒後的一番情境，但是她想到這是一個最後的機會，不得不在這個機會中來報復宿仇。於是在忸怩的狀態下，她是答應了。不過因着剛剛下床，所以先吩咐了蘭兒，打一盆水來，開始梳粧，在梳洗完畢後，蘭兒正想換水，竟被癡心的乾隆所阻止了，他看到香妃的身體髮膚，那樣不是如花似玉，更理想到洗下來的水，也是芬芳撲鼻的香水了。他縱然已經梳洗，却也假意推却，重新梳洗了起來。種種癡情，正是難描難寫，就在這梳洗完畢後，蘭兒知照了內侍，擺上了酒席，同飲金樽。

不知足的乾隆，並不就此甘心，在酒飲一巡後，又是要求香妃的獻舞，當然香妃的腦中，乾隆在那天該是死期了。對將死的乾隆，也只得容受一下了，從歌聲中，幽泣地哼着：

「情恩萬丈來縛我，強顏歡笑心似麻；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。」



「呀！……」

我爲你復仇了

慌地叫了起來。

香妃在這時候臥到在地上，乾隆驚

慌地叫了起來。『酒醉了吧？』乾隆在想。他俯下

了身子，扶住香妃，吻着她從身上蒸發

出來的酒後餘香，一步一步地踱着，香

妃微微的張開了眼，一雙顫抖着的手，

由烈性的激勵，很勇敢地伸向內衣層，

一剎那間，一柄光芒四溢的利刀，顯現

在乾隆的面前了。

「布那敦國王！我爲你復仇了！」

一聲激昂的音調，使沉醉中的乾隆

驚醒過來，很機警地奪住了香妃手中的刀。

「香妃！你難道永遠的不能了解我嗎？」

香妃的髮是披散着，她從乾隆的懷中，掙扎出來。

「不！我決不受你的侮辱，我要爲布那敦我的主雪恥，我要爲全回族的民衆報復，我要殺，殺死你這毫無人道的魔王！」

每一聲音浪的起伏，直使乾隆的震動，他並不發怒，他還是安慰：

「香妃！雖然故主恩情重，莫負新主一片心，你也該在可能範圍內，給予我一條路。」

「香妃！我甘願放棄我的皇位，情願丟盡我的河山，什麼我都能做，祇是拗不了你，離不了你。」

「香妃！你祇要對我一笑，我就會感到萬物更新，精神振足，反之，你稍微一怒，我就想到，山河變色，景物全非了。」

「我不恨你，我還是愛你，就是我得不到愛，在最後，也希望你能給我一死，不過現在是時機不曾成熟而已。」

「香妃！我去了，我要上朝理事，萬望你好自珍重！免朕掛念。」乾隆說完了，悵然地離開了深宮。

「布那敦我的主！你回來，帶我走，回到死神的懷抱裏去。」香妃對天高呼着。

「娘娘！太后命令娘娘入慈寧宮謁見。」

就在此時內侍進來通報，香妃點了點頭，也不理髮，跟着內侍到太后那邊去了。

原來皇后已將剛才香妃出利刀謀刺乾隆的事，告訴了太后，她乘機要求太后，賜死與香妃，她逼着太后，要是不將香妃處死，要保持萬歲的生命，她也得將香妃謀斃，然後請太后處罪。在絕對無法中的太后，趁着乾隆往寢宮去靜宿的時候，答允了皇后的要求，暗召香妃將實行毒手了。當香妃到時，太后兇狠地痛責着：

「胆大的香妃，你竟手執利刀，謀刺皇上……」

香妃不待太后說完，已接住了說：

「妾雖回疆之女，也知女子以名節爲重，妾身許故志，豈有背主求榮，三軍可
以奪師，匹夫不能奪志，生死早置度外！」

「好的，現在就是你成全貞節的時候了。」

「感謝太后，來世報恩！」

太后的手中正握住了白綾，她待等香妃答應，便交給了內侍，將香妃的生命了
結。

一陣陣陰霾的薄霧，飛進了慈寧宮，在梁上不斷地兜旋，布那敦的幽魂，大約
是在迎迓香妃的降臨吧！

香妃展開了笑容，這是她入清營後第一次的展笑，也就是最後的笑別。

「布那敦我的主，我回來了，我沒有別的獻給你，我只有一顆純潔的心，一段

貞節的身軀。」

一朵鮮紅的，鮮紅得像新從壯士肉體上噴出來的血一般鮮紅的紅薔薇，在香妃的眼前，像是掉了下來，香妃高興的歡呼。

「呀！紅薔薇——我的靈魂，你也歸來啦，唔！布那敦我的主，我還有整個的靈魂獻給你！」

白綾毫不留情的，帶去了美人的靈魂，一切的一切，似乎都顯現悲悼的情景，誰也不曾流淚，但是却佈滿了嚴肅的氣氛。

在夜裏，在每個深夜裏，呼呼的風發誓，迷濛的月色照着一個瘋子，從高大宮庭中，走到了一片荒渺的原野裏去，他嘴裏呼着：

「香妃！你帶我去，香妃！我找尋你，香妃！我要見你，香妃！你再用利刀將我刺死，我要用我的血噴在我所愛的，美人兒的身上。」

但是一陣嘈雜的聲浪中，帶去了他的蹤跡，他就是清高宗，乾隆帝。

44007
12294
7174
26



15

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出版

版權所有
不准翻印

編著者

全一

冊一
蓋印

實價

峴

出版者

大

方

書

局

李

協

和

總發行所

大

方

書

局

上海四馬路山東路仁濟醫院隔壁

代售處

本外埠各大書局

